

作家的自然成长

□红 柯



红柯,作家,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一届学员,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天山系列”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等,中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跃马天山》《太阳发芽》等,另有小说《阿斗》《家》《好人难做》等。

恍惚、童心及其他

——谈红柯写作的三个维度

2009年7月,我得到了一次去新疆短期旅行的机会。然而,一种无法言说的恍惚却始终笼罩着我,如同浓雾,真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现在,倘若没有那些照片为证,我真不知道,那一年的新疆之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还是只存在梦中。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关于新疆的文学书写覆盖了我的体验与记忆。在那之前,董立勃的“下野地”系列已然揭开了那片土地上的传奇故事的幕纱,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闲逛,还有红柯的“乌尔禾”,让人感叹人的心灵是如此广阔。那之后,张者让那一片胡杨林牢牢地矗立在“老风口”,李娟的阿勒泰上空飘散着缕缕人间烟火气。大致说来,这些新疆的“歌者”可以分为三类,以刘亮程、李娟为代表。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写新疆,对他们而言,就是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写这片倾注了个人情感的地方。第二类,以董立勃、张者为代表。他们是兵团子弟,大多驻扎在蛮荒之地,在这里,只有竭尽全力才能生存下去。于是,人与自然在搏斗中显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便成为他们最愿意书写的素材。第三类,以王蒙、红柯为代表,算是外来者。熟悉红柯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学毕业后一年去了新疆。新疆给予他的震惊连绵回荡,即使在小城奎屯生活了10年,他依然为这片土地所恍惚、所着迷,这才有了现在的红柯。

没错,我说的是恍惚。最初面对空旷辽远的风景,人们心中所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大概是张口结舌,甚至说不出话来。说到底,恍惚其实是对世界的态度。初到新疆,红柯说,“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他也反复说,“(哈密和吐鲁番)”是绝域里的幻想,让人恍然入梦,总感到世界不真实。在以后的几十年,这恍惚并未因为他对新疆的熟悉而消退,相反,他一直在强化这种印象并写下了数百万的文字。

因为恍惚,他往往把时间的界点往前推,推到世界混沌未分、骑手马上争雄的时代;可不是吗,那亘古不变的风景让人觉得千百年不过一瞬。所以,他有时候分不清,他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纸上的世界。在一个恍惚的人的眼中,这两个世界似乎并无太多分别,它们相遇、碰撞,比什



悍坚韧的生命力!我很荣幸小时候在姨娘家学会了游泳,俗称凫水或打漂水。每年暑假我都要去她家待一段时间,后来一条水泥大渠——北干渠把我们村一劈两半,我就很少去了。北干渠干净方便,县城的公家人也喜欢到北干渠游泳,但很危险,有桥的地方才有台阶能上岸,多少人错过了桥边的台阶被淹死了。我曾经几次脱险。再次去姨姨他们村子的河里凫水,真正体会到河的温暖与自由,爱在哪里上岸就可以上岸;游累了,往浅滩上一躺,水草、鱼儿、青泥、岸边的树……自由随意,完全没有水渠的机械刻板单调,水渠的目的性太强,太功利化、太实用,它的水是流不到大海中的。水是有生命的,从泉到溪到小河到大河到海洋。普希金把大海喻为自由的元素,与普希金差不多同时代的曹雪芹把女人比做水,女人最完美的生命状态应该是河流的状态,最终融入大海。

我这个生活在西北内陆的农家子弟,直到2003年40岁的时候才见到大海,一年之内见了两次,一次海南岛一次广西北海,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激动。我的游泳技术只能让自己在浅水区品尝一下大海,仰躺在海面上,大群的海鸥从天而降,就像长翅膀的羊群,海浪很容易让人想起天山草原的草浪和瀚海里的沙浪。这种巨大的想象也只能来自西域大地,一匹马从马驹到儿马到成年马要换几次颜色,枣红马会成为白马或大灰马,绝对的魔幻现实主义。内地读者视为浪漫主义的东西在西域基本是写实主义。神话传说、歌谣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2009年夏天写完《生命树》,一周后我去到西天山伊犁河畔,2010年春天又赴希腊参加国际书展,在爱琴海边朗读《生命树》的片段。《生命树》是“天山系列”中神话传说最密集的一本书,也是大面积写女人的一本书。《西去的骑手》基本上是一本男人的书,女人零星闪现如泉眼;《乌尔禾》里的女性如同荒漠里的小溪;《大河》写额尔齐斯河,女人才是真正的大河;《生命树》几乎囊括了泉水、小溪、河流、大海的所有生命形态。

在爱琴海边朗诵《生命树》很有意思。爱琴海意味着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核心是女人,盲人荷马对女性的肯

定与赞美给西方文学打上了永恒的女性引领上升的底色。神话给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巨大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想象力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扬的时代。神话的另一大贡献就是让人类走出愚昧,走向科学、走向理性。神话与迷信最大的区别就是迷信让人盲目顺从、认命,丧失主体意识与个人意志,进而丧失想象力与创造力,而神话都是反抗命运,不认命。孔子很早就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神话从此式微。汉儒纳入阴阳五行讖纬符命之说。儒学成为经理学道学,迷信色彩越来越浓。中国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都是儒学衰落,神话与浪漫主义高扬的时代,即所谓先秦思想,魏晋风度,“五四”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从屈原开始到《红楼梦》结束,从诗歌开始到小说收尾,都充满神话色彩,都是命运的反抗者,不认命。《红楼梦》可以说是“五四”的先声,发现、肯定并赞美女性的伟大,同时也赞美了儿童,大观园里就是一帮不想长大、不想结婚的小孩,以儿童视角看世界,女祸补天、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在曹雪芹笔下复活了,林黛玉这个小女子流不完的泪是火辣辣的,是鲁迅《野草》里所吟诵的“地火在地下运行”,毁灭一切又创造一切。这就是中国小说的野性精神。小说总跟封建社会过不去,小说是一种现代精神,浪漫主义大师庄子最先提出“小说”一词真是意味深长。

《生命树》出版时我才意识到近600万字的“天山系列”中,除去500万字的中短篇集子、长篇已有4部,完全可以称作“天山长篇系列”。《生命树》里4个女性的命运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小时候在关中渭北老家一位少女被流氓所骗,怀孕嫁到我们村,跟《生命树》里的马燕红一样,可她没有马燕红那么幸运,她疯了、死了,这就是我最新长篇《好人难做》(《当代》2011.3)的核心故事,《好人难做》同样以关中西部古老的神话与当下生活相融合。神性是人性的最高体现,丧失神性,人与水石动物无异。11世纪喀喇汗王朝伟大的诗人哈斯哈吉普在《福乐智慧》中说:“人不为贵,人性为贵。”这个人性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孜孜以求的“神人”结构中充满了神性的真正的“人”。

2012年3月12日 星期一

第1期

以『学员』的名义集合

□白 描

今年是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举办10周年。10年来,在中国作协党组的关怀和指导下,鲁院成功举办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报社主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等各种类型的高研班,先后有861名学员在这里集中学习。在高研班之外,鲁院还与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各大文学网站和有关高校合作,举办了若干省市区或跨省市区的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如网络作家、网络文学编辑培训班,全国公安作家研修班,中青年作家外语培训班等。10年间,进入鲁院学习深造的各类学员已逾千人。这是当下中国文学界最富生机活力、最能代表未来国家文学面貌的一支文学人才队伍,他们的成长与崛起,已经构成中国文坛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

对中青年作家的关注,不应仅限于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还应延伸向他们走出鲁院之后的创作实践中。学习成果的转化,有待于在此后的文学活动中去实践,去表现,发挥鲁院高研班教学的纵深效应。《文艺报》“文学院专刊”的出版,便是其中措施之一。《文艺报》“文学院专刊”每月出版两期,每期四版。“文学院专刊”发表有关鲁院高研班学员创作的研究评论文章、学员创作谈、有关学员的消息动态、学员新作等。这是一所不设围墙的文学院,一所借助报纸传媒时刻贴近中青年作家的文学院,是全体鲁院高研班学员的园地,也是关注鲁院高研班文学培训教育、关注中青年作家成长的所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文学院专刊”的追踪研究对象也将逐渐扩大到其他培训班学员,体现鲁院多功能的文学培训和文学教育特色。

期待历届鲁院学员积极参与,让我们以“学员”的名义再次集合,携手办好“文学院专刊”。

□岳 雯

作点点金色的尘埃,簌簌飘落。在大灰马身边,是乌亮乌亮的汽车。大灰马和汽车并肩而行,将想象唤起了整个故事。《美丽奴羊》中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只眼睛里有柔和绵软的亮光的羊,它静卧在牧草地里,眼前那个还带着满身血气的汉子,就在这绝美面前栽倒在地。红柯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每幅画面的颜色都十分饱满、纯净。在这些画面中,没有单一的人或事,都是由人与物或者物与物构成某种关系。这就涉及到红柯短篇小小说构思的第二个命题,即关系。

关于“关系”在小说中的意味,铁凝已经有了很精到的发现。作家因禀赋不同、性格不同,所表现的“关系”也各有所异。红柯所发现的关系就有其独到之处。在《鹰影》这篇小说中,孩子和鹫鹰的关系就十分动人。孩子救了受伤的鹫鹰,从此,鹫鹰就将飞翔的梦想深深植入孩子的心底。于是,孩子在无穷的想象中展开了鹰的故事,他甚至开始模仿鹰的姿态、鹰的气势。孩子与鹰的关系引出了孩子的父亲与鹰的关系,事实上,父亲也遇到了命定的那只鹰,“完成了命中注定的飞翔”。于是,孩子与鹰的关系转化成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孩子对鹰的模仿透露出孩子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与向往,小说被灌注了巨大的情感能量,却以一种极为节制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洒落出来。

在红柯所“见”的景象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注重留白。正是在空白处,意味如炊烟冉冉升起。比如《四棵树》,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四棵树”?红柯借孩子之口给出了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人和熊的故事,熊被人打了以后,人和熊围住了树兜圈子,人比熊快,可是熊的利爪要了人的命。第二个版本,是四棵树被人砍了两棵,还剩下两棵。第三个版本是两棵树,第三棵是熊,第四棵是杀熊的人,熊和人都是英雄。第四个版本是两棵大树,土地是第三棵,草原人的祖先乌古斯汗是第四棵树。在这四个版本的变化过程中,人和熊的关系慢慢变成了英雄与土地,与树木的关系。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在孩子的讲述中发生的呢?这种发生又给予了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小说结尾处的蓝光又有怎样的象征意味?这一切,红柯都默然无语。诗意就隐藏在这些空白之处。

三

红柯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固守一隅,也不能只有一种风格。风格,往往会因为所写的题材不同而有差异。除了有关西域大漠的小说之外,红柯还尝

